

横渠书院(丛书) · 王志刚 刘学智 / 主编

关学研究探微

张 波 米文科◇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横渠书院丛书 · 王志刚 刘学智 / 主编

关学研究探微

张 波 米文科◇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学研究探微 / 张波, 米文科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 - 7 - 5203 - 0716 - 1

I. ①关… II. ①张…②米… III. ①美学—研究
IV. ①B244.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052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无 介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25
插 页 2
字 数 283 千字
定 价 8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综论篇 关学与关学史

第一章	“关学”“关学史”正名	(3)
一	“关学”概念溯源	(3)
二	“关学史”编撰析论	(15)
三	“关学”“关学史”研究述评	(20)
第二章	关学学术的历史嬗变	(27)
一	宋代关学	(27)
二	金元明关学	(30)
三	清代关学	(37)

上篇 宋代关学

第三章	张载工夫论研究综述	(47)
一	“变化气质”	(47)
二	“大心”与“虚心”“尽心”	(57)
三	“知礼成性”	(60)
四	“自明诚”与“自诚明”	(62)
五	张载与二程工夫论比较	(67)
第四章	张载认识论研究综述	(70)
一	“德性所知”的含义	(70)
二	“德性所知”与“诚明所知”“天德良知”	(75)

三	“德性所知”与“德性之知”	(78)
第五章	张载生平、家族研究	(82)
一	武澄《张子年谱》纠误八则	(82)
二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释疑六则	(91)
三	张载家族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以张载、张戢佚文二则为中心的考察	(99)
第六章	张载“神”论的意义结构研究	(106)
一	“天,神也”	(107)
二	“合一不测”与“妙万物”为神	(109)
三	“穷神知化”与“存神顺化”	(111)
四	“神道设教”	(113)
第七章	庄子与张载气论之比较	(117)
一	通天下一气	(117)
二	心斋与虚心	(121)
三	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124)
第八章	王夫之与张载生死观之比较	(129)
一	张载的气化生死论	(129)
二	王夫之的“善恶生死”说	(132)
三	“全而生之,全而归之”	(136)

中篇 明代关学

第九章	河东之学与明代关学	(141)
一	薛瑄之学在明初关中的传播	(141)
二	吕柟对河东之学的发展	(144)
三	韩邦奇与河东之学	(149)
四	吕柟之后的河东之学	(153)
第十章	王承裕与三原弘道书院	(155)
一	王承裕与弘道书院的建立	(155)
二	弘道书院的讲学特色	(157)

三 弘道书院讲学的影响	(161)
第十一章 吕柟的理学思想	(163)
一 吕柟的生平与思想渊源	(163)
二 吕柟的理学思想	(167)
三 吕柟思想中的关学特征	(177)
第十二章 王之士其人其学	(183)
一 生平与著述	(183)
二 学宗父师,以尽性无欲为宗	(187)
三 推行《乡约》,以礼敦俗	(188)
四 辟邪崇正,道法邹鲁	(189)
第十三章 冯从吾的理学思想	(191)
一 “圣贤之学总在心性”	(191)
二 儒佛之辨	(194)
三 “无善无恶”之辨	(198)
四 本体与工夫合一	(202)
五 讲学精神	(207)
第十四章 冯从吾《关学编》述评	(212)
一 《关学编》的编纂动机	(212)
二 《关学编》的体例特点	(214)
三 《关学编》的学术史价值	(217)
第十五章 明代关学与阳明学的关系	(221)
一 南大吉对阳明学的传播	(221)
二 吕柟、马理对阳明学的批评	(224)
三 杨爵与阳明学者的论学	(228)
四 冯从吾、张舜典与关学的“心性化”	(230)

下篇 清代关学

第十六章 清初关学的“朱王会通”思想	(237)
一 李二曲的“朱王会通”	(237)

二 王心敬的“朱王会通”	(243)
第十七章 李二曲著述考	(250)
一 亡佚著述	(250)
二 传世著述	(258)
第十八章 李二曲良知论研究	
——以《四书反身录》为主要文献的考察	(264)
一 二曲良知论的内涵	(264)
二 二曲良知论的理论特色	(273)
三 二曲良知论的学理指向	(276)
第十九章 书院、祠祀、家族:历史视域中的张载文化	
——以《(宣统)眉县志》《(乾隆)凤翔府志》为 中心的考察	(282)
一 书院	(283)
二 祠祀	(288)
三 家族	(291)
附图	(294)
参考文献	(296)
后记	(302)

综论篇

关学与关学史

第一章 “关学”“关学史”正名

近代以来，学界对中国传统经典的阐释积累了丰富理论，并进行了大量实践。概言之，往往遵循三个方向：一是回归经典或学术范畴的历史视域，探寻其本身的意蕴；二是立足于当下的现时视域，进行自我理论的建构；三是试图将前二者融于一体，圆融而论之。此三种路向不仅分别侧重“注解”“诠释”与“建构”的研究方法，而且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申言之，如果说后两者突出以理论方法或以现代语境阐发经典所蕴藉的思想或价值，那么前者则侧重于尽可能忠实地解读学术术语、概念、范畴等，期以还原历史实况。据此，愚认为，包括“关学”“关学史”在内的概念梳理与研究应遵循前者。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学术界关于“关学”及“关学史”的研究历经诸多曲折，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①，但是，从整体上看，则是深化了以张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关学学者思想的研究，对一些重要的学术概念的解读仍存在诸多歧解，尤其是对“关学”与“关学史”内涵及外延的揭示，往往采用“诠释”“建构”的方法，屡屡造成某些脱离历史语境的现时性的积极或消极的过度阐释，甚至误读，不利于学术概念的正本清源。因此，本章拟在溯源“关学”“关学史”概念的基础上检讨以往的相关研究。

一 “关学”概念溯源

张载（1020—1077 或 1078，字子厚）是北宋著名思想家、宋明

^① 参见林乐昌《张载理学与文献探研》，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5页。

理学的奠基者之一，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陕西眉县横渠镇度过的，世称“横渠先生”。以张载为核心，形成了宋明理学的重要学术流派——关学。事实上，“关学”得名于张载歿后，其概念历经演变，具有特定的内涵及特征。

（一）“关学”概念的演变

历史上的“关学”存在“关中道学”“濂洛关闽”之“关”“关中理学”三种概念，兹分而论之。

首先，“关中道学”说。目前，愚陋目所及，最早提“关学”的史料当在宋时，然而，学界在对相关史料进行解读时，往往集中于全祖望所援引的吕本中论“关学”的言论。

全祖望于《宋元学案·上刘诸儒学案》按语云：

吕舍人本中曰：“关学未兴，申颜先生盖亦安定（胡瑗）、泰山（孙复）之俦，未几而张氏兄弟（张载、张戢）大之。”^①

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为两宋之际著名诗人，为张载友人吕希哲（1036—1114，字原明）之孙，又从游于二程门人游酢（1053—1123，字定夫）、杨时（1053—1135，号龟山）、尹焞（1071—1142，宋钦宗赐号和靖处士），亦被黄宗羲载录于《和靖学案》。吕氏著有《童蒙训》《师友杂志》《春秋集解》《紫微诗话》《紫微杂说》等。然而，笔者查阅吕氏诸书均未见“关学未兴”等言论，仅于《童蒙训》中见以下言论：

张戢天祺与弟载子厚，关中人，关中谓之“二张”。笃行不苟，为一时师表，二程之表叔也。子厚推明圣学，亦多资于二程者。吕大临与叔兄弟、后来苏昞等皆从之学，学者称子厚为横渠先生。天祺之为御史，用正献公荐也。二程与横渠，从学者既

①（清）黄宗羲：《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1页。

盛，当时亦名其学为“张程”云。^①

关中始有申颜者，特立独行，人皆敬之。出行市肆，人皆为之起，从而化之者众。其后二张更大发明学问渊源。伊川先生尝至关中，关中学者皆从之游，致恭尽礼。伊川叹洛中学者弗及也。^②

显然，全氏按语并非照录，而是对上述引文的阐发。就吕氏语看，不过是介绍张载与二程均以学名于世，并称“张程”；又与其弟张戡被并誉为“二张”，更大发明关中自申颜以来的关中讲学之风。换言之，从上下语义看，引文中“学问渊源”更多地侧重讲学及其教化功效。可见，吕氏并未提及“关学”一语，也未揭示出类似的概念，仅是论述北宋庆历以来的关中讲学概况。而全祖望不仅据吕氏语阐发出“关中之申（颜）、侯（可）二子，实开横渠之先”^③，甚至似据吕氏“二程与横渠，从学者既盛”，“张程”并举的影响，提出“关学之盛，不下洛学”^④之论。据此，可见全氏按语重在阐发己论，非忠实吕氏原义。概言之，吕氏并未提出关学概念^⑤，实论说是时“关中讲学”或“关中之学”的状况。

然而，稍后于吕本中的刘荀撰《明本释》介绍张载时，云：

名载，字子厚，居凤翔郿县之横渠镇，学者称横渠先生。倡道学于关中，世谓之关学。^⑥

刘荀（字子卿）为北宋名臣刘摯（1030—1098，字莘老）之孙，宋孝宗（1162—1189年在位）时曾知盱眙军，其他事迹难以考索，

①（宋）吕本中：《童蒙训》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宋）吕本中：《童蒙训》卷上。

③（清）黄宗羲：《宋元学案》，第251页。

④ 同上书，第1094页。

⑤ 愚于2008年左右见全祖望援引吕本中语，误以为吕氏是较早提出关学概念的学者，且于2015年《关学学术编年》再版修改前言时，未及纠正，特此说明。

⑥（宋）刘荀：《明本释》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其生平大致为朱熹（1130—1200）同时或稍前。著有《建炎德安守御录》《明本释》等。就上述“倡道学于关中，世谓之关学”可知，关学初义当为“关中道学”，并为世人所认同。

众所周知，“道学”与“理学”有其历史承续，甚至存在些许概念差异。^①就刘荀“世谓关学”而论，可见“关学”之称已为是时学者共识。又据王开祖《儒志编》云：“孟子以来道学不明，我欲述尧舜之道，论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辟皇极之门。吾畏诸天者也，吾何敢已哉！”^②王氏主要生活于北宋仁宗庆历、皇祐时期（1041—1054），已提出“道学”一词。陈谦《儒志学业传》又云：“皇祐贤良儒志先生王景山，讳开祖。……当庆历、皇祐间，宋兴来百年，经术道微，伊洛先生未作，景山独能研精覃思，发明经蕴，倡鸣‘道学’二字著之话言，此永嘉理学开山祖也。”^③可见，据陈氏所云，王开祖发明“道学”之名，故可推测，“关中道学”之称极有可能早于刘荀所处的宋孝宗时期。然而，至南宋孝宗时，许及之、陆九渊等人又改称“道学”为“理学”，^④故又可推测“关学”由“关中道学”改称“关中理学”也当此时或之后，尤其至明清，“理学”之称广为流播，改称亦顺应学术风尚。从内涵上看，“道学”改称“理学”，或如学界认为“有意过滤‘道学’概念中自我尊大的虚骄成分”，采用“包容性较大，语义平实且平等”的理学概念。^⑤关学亦然。概言之，“关学”初义当为“关中道学”，并非后世所谓的“关中理学”或“关中之学”。

其次，“濂洛关闽”之“关”说。学界在论述关学作为学术流派时，往往视其受“濂洛关闽”并称的影响。“濂洛关闽”并称，最早源自何时？有学者认为：“明初宋濂、王祚等人纂修《元史》，将宋

① 参见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3卷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4—345页。

② （宋）王开祖：《儒志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宋）陈谦：《儒志学业传》，王开祖：《儒志编》附录。

④ 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3卷上，第343—344页。

⑤ 同上书，第345页。

代理学概括为‘濂洛关闽’四大派别。”^①事实上，这仍非确论，至少吴澄（1249—1333，号草庐）在南宋度宗咸淳三年（丁卯，1267）撰《道统图并叙》^②，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尧、舜而上，道之元也；尧、舜而下，道之亨也；洙、泗、邹、鲁，道之利也；濂、洛、关、闽，道之贞也。”^③即将“濂洛关闽”视为儒家道统谱系中的一个环节，且就周程张朱诸人及其学术贡献而言。南宋理宗时期（1225—1264）的陈思（字续芸）与其孙陈世隆（生活于宋末元初）合编《两宋名贤小集》载云：“（王应麟）召为太常博士。时汤文清公为少卿，比屋而居，朝夕讲道，论关、洛、濂、闽、江西之同异。”^④又将“濂洛关闽”并称且论其异同。故愚以为，“濂洛关闽”并称极有可能受到南宋以来，尤其是宋理宗淳祐元年（辛丑，1241）以来，周敦颐、二程、张载及朱熹配享孔庙后，周程张朱并举的影响。如朱子后学熊禾（1247—1312，号勿轩）云“仆于云谷之阳，鳌峰之下，创小精舍中，为夫子燕居，配以颜曾思孟，次以周程张朱。濂溪、明道、伊川、横渠、晦庵五先生，隆道统也”，又云“饶之石洞，亦以夫子居中，配以颜曾思孟，周程张朱五贤、勉斋继之”。^⑤可见，“濂洛关闽”或“周程张朱”并称应早于明代，并特指诸人在儒家道统中的贡献或地位。据此，明李贽云“宋人直以濂、洛、关、闽接孟氏之传，谓为知言云”^⑥当为确论。明初，朱氏王朝自上而下提倡程朱理学，宋濂（1310—1381，字景濂）、解缙（1369—1415，字大绅）、薛瑄（1389—1464，号敬轩）等又大力推动，“濂洛关闽”并称蔚然成俗。诸如，明太祖即位之初，便命“许存仁为祭酒，一宗朱氏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

① 张岂之：《从儒学认识今人精神历史来由》，《人民日报》2015年1月19日。

② （元）危素：《临川吴文正公年谱》，《吴文正公集》卷1，明成化二十年刊本。

③ （元）吴澄：《道统》，《吴文正公外集》卷2，明成化二十年刊本。

④ （宋）陈思编，（元）陈世隆补：《王尚书遗稿》，《两宋名贤小集》卷37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宋）熊禾：《三山郡泮五贤祠记》，《熊勿轩集》卷2，《正谊堂全书》本。

⑥ （明）李贽：《德业儒臣前论》，《藏书》第10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37页。

闽之学不讲”^①。宋濂序《理学纂言》云：“自孟子之歿，大道晦冥……天生濂洛关闽四夫子，始揭白日于中天，万象森列，无不毕见，其功固伟矣。”^②又序《四如集》云：“四方有受学者，先生（黄仲元）为敷绎濂洛关闽之说而开导之。”^③解缙曾上书云：“愿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请得执笔而随其后，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之华奥，下及关、闽、濂、洛之佳葩，根实精明，随事类别，以备劝戒。”^④其后，胡广等人纂修《性理大全》，选编周程张朱著述，濂洛关闽并称渐成学者口耳熟语，此处所谓“关”仍多谓张载其人其学，并非指广义上的学术流派。甚至，至清康熙四十八年（己丑，1709）张伯行辑注《濂洛关闽书》，仍就周程张朱及其著述而言，故云“周程张朱为师之为儒”“学者未有不溯统于濂洛关闽而以为邹鲁之道在是”“四氏出而圣道日新”“四氏之书直与孔曾思孟同不休焉”等。^⑤蒋垣又云：“濂、洛、关、闽皆以周、程、张、朱四大儒所居而称。”^⑥可见，“濂洛关闽”并称在南宋理宗时已出现，并流播于明清，其中之“关”，多特指张载其人其学，由其“所居而称”。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吕祖谦编《近思录》选录周敦颐、二程、张载四人言论，朱子《伊洛渊源录》载录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及其交游或门人46人言行及事迹，学界又据此以为“将张载的‘关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并列加以考察”^⑦。事实上，从朱子选编的目的看，乃“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⑧，故阐述周程张道学（理学）大略，为学者指引门径。但自二程门人以降，不乏学者突出周程（朱）或濂洛学源谱系，甚至视张载学源二程，

①（清）陈鼎：《高攀龙传》，《东林列传》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明）宋濂：《理学纂言序》，《文宪集》卷5，《四部丛刊初编》本。

③（明）宋濂：《四如集原序》，黄仲元：《四如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明）解缙：《洪武戊辰四月大庖西上皇帝封事》，程敏政编：《中华传世文选·明文衡》，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⑤（清）张伯行辑注：《濂洛关闽书原序》，《正谊堂全书》本。

⑥（清）蒋垣：《八闽理学源流》卷1，清抄本。

⑦张岂之：《从儒学认识今人精神历史来由》，《人民日报》2015年1月19日。

⑧（宋）朱熹：《近思录序》，《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页。

“关”从属于“洛”。诸如，二程门人杨时（号龟山）云“横渠之学，其源出于程氏”^①；游酢（字定夫）云“（张载）既而得闻先生（伊川）议论，乃归谢其徒，尽弃其旧学，以从事于道”^②；朱子则云“横渠之学，实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则自二先生发之耳”^③；朱子后学黄震（1213—1281，字东发）云“夫子述六经，……濂洛言道学”^④，等等。更为典型的是宋元之际的金履祥（1232—1303，字吉父）编撰《濂洛风雅》，冠以“濂洛诗派图”，“以师友渊源为统纪”^⑤，选录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和朱熹等48位理学家的诗作，显然以周程朱为正传，张载、邵雍为其同道。据此，南宋以来，虽然濂洛关闽并称，但多视张载为程朱之辅翼，甚至归置于程朱学派或濂洛之学。换言之，“濂洛关闽”并称之为“关”作为独立的有别于程朱的严格意义的学术流派是值得商榷的。即便在关中，后世学者学源也多溯自程朱，如《元史》论同恕云“恕之学，由程、朱上溯孔、孟”（《元史》卷76本传），萧惟斗“一以洙、泗为本，濂、洛、考亭为据，关辅之士，翕然宗之，称为一代醇儒”（《元史》卷76本传）。

最后，“关中理学”说。较早明确以“关中理学”界定“关学”者为明末冯从吾（1557—1627，号少墟）、张舜典（号鸡山）。冯从吾《关学编自序》云：

我关中自古称理学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已，有宋横渠张先生崛起眉邑，倡明斯学，皋比勇撤，圣道中天……一时学者欽然向风，而关中之学益大显明于天下。……题曰《关学编》，聊以识吾关中理学之大略云。^⑥

①（宋）杨时：《跋横渠先生及康节先生人贵有精神诗》，《杨龟山集》卷5，《正谊堂全书》本。

②（宋）游酢：《书行状后》，《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34页。

③（宋）朱熹：《伊洛渊源录》卷6按语，《朱子全书》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2页。

④（宋）黄震：《作文》，《黄氏日抄》卷3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元）唐良瑞：《濂洛风雅序》，金履祥：《濂洛风雅》，《丛书集成初编》本。

⑥（明）冯从吾：《关学编（附续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页。

冯氏以理学之邦称谓“关中”，显然其所谓“斯学”“关中之学”当指张载以来的“关中理学”，故是《关学编》乃为“识吾关中理学之大略”而作。其友张舜典于《关学编后序》进一步阐发：

奚独以“关学”名也？《关学之编》，少墟冯侍御为吾乡之理学作也。……不载独行，不载文词，不载气节，不载隐逸，而独载理学诸先生，炳炳尔尔也；不论升沉，不计崇卑，而学洙泗，祖羲文者，无不载焉。^①

可见，冯氏《关学编》确为“理学作也”“独载理学诸先生”，“不载”“不论”他者的选录标准。明余懋衡、李维桢又序《关学编》，分别云“其书以‘关学’名，为关中理学而辑”^②“《关学编》，侍御史冯仲好集关西之为理学者也”^③，又皆论明冯氏著书宗旨。后世清儒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又分别编撰《关学续编》，张骥撰述《关学宗传》也基本延续以上宗旨来选录学人。^④概言之，《关学编》成书以来，“关学”为“关中理学”被世人广泛认可，“关中道学”之说不显。然而，不可忽视的是，特指张载其人其学之说的“濂洛关闽”之“关”，仍被延用，如上述张伯行、蒋垣之论。

综上，关学概念初指“关中道学”，继后或指“濂洛关闽”之“关”（张载其学），或指“关中理学”，其概念差异当反映宋代以来关中儒学发展的嬗变实况。

（二）关学的内涵及特征

事实上，不论“关中道学”“濂洛关闽”之“关”，还是“关中

①（明）冯从吾：《关学编（附续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2页。引用时个别标点做了改动。

② 同上书，第121页。

③ 同上书，第122页。

④（清）张骥《关学宗传》虽收录人物标准更广，但仍以“以理学为范围”（参见《例言》首则）。